



· 体育人文社会学 ·

##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体育外交的回眸与启示

俞大伟<sup>1</sup> 袁 雷<sup>1</sup> 朱景宏<sup>2</sup>

(1. 吉林大学 体育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2. 长春工业大学 体育教研部,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20 世纪 80 年代,发生了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向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切换。在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末期(1980-1984 年),中国体育外交表现出抵制和融入相结合的特点。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初期(1985-1989 年),中国体育外交呈现出主动与合作相结合的特点。具有时代特点的中国体育外交,有效协同了国家大局的需要,成为体育配合政治的一大贡献。在未来发展中,该主动行使体育外交在限制霸权蔓延中的功能,应积极推动体育外交去参与多边舞台的交流,要充分发挥体育外交来促进中国和平发展的作用。

**关键词:**体育外交;奥运会;和平与发展;合作;体育对外援助

**中图分类号:**G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1909(2017)01-0024-05

### Chinese Sports Diplomacy in the 1980s: Retrospection and Inspirations

YU Da-wei<sup>1</sup>, YUAN Lei<sup>1</sup>, ZHU Jing-hong<sup>2</sup>

(1.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2.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80s, war and revolution began to be replaced by peace and development as the theme of the times. At the end of the war and revolution period(1980-1984), sports diplomacy in China was characterized by resistance and participation. Taking the initiative and cooperation were the general picture of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ace and development period(1985-1989). Chinese sports diplomacy bea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met the overall needs of the nation effectively and contributed greatly to "sports serving politics".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he initiative should be taken to actively use sports diplomacy in limiting the spread of hegemony, to push for it to join in multilateral exchange, and to give full play to its role in promoting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hina.

**Key words:** sports diplomacy; Olympic Games; peace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sports foreign aid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美苏之间的冷战对峙有所降温,国际政治格局呈现多极化态势,国际关系出现缓和的发展趋势。中国领导人敏锐的抓住有利时机,将国家发展的重心转向国内经济建设,适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改革”象征着改变国内经济面貌的决心,“开放”意味着与世界互通合作的勇气。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中国的发展更需要世界,我们的体育已经在世界体育之外游走了太久时间。正如萨马兰奇所说“如果占世界人口总数 23% 的中国被排斥在外,奥

运会还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奥运会吗?”<sup>[1]</sup>20 世纪 80 年代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时代,也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向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转变的关键时候,还是国际冷战格局瓦解前的最后一个时期。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里,在世界体系大变革基础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在“独立自主、不结盟”对外政策指引下,体育外交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丰富多彩之路。当下,国家高度重视“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与发展,体育外交以无可替代的独特优势,自然成为配合国家外

收稿日期:2016-11-04

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3YJC890047)。

作者简介:俞大伟(1977-),男,吉林长春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外交。

通信作者:朱景宏(1972-),男,吉林长春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外交。

交大局的重要环节。20世纪80年代,中国体育外交具有特殊的历史特点,对其深入挖掘及全面剖析,旨在为新时期国家对外战略的落实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 1 “独立自主、不结盟”对外政策的确立

20世纪80年代,冷战格局出现均衡对峙。美苏互有攻守、各有得失,既有对抗也有对话。随着欧洲、日本、中国等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国际经济格局表现出群雄崛起的发展态势。战争的威胁逐步减小,和平的力量不断扩大,向往和平、追求发展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心声,重新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迫切愿望。

世界是紧密相连的,每个国家的发展都会受到外部环境影响。在国际经济格局与军事力量对比呈现均势状态下,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转折性决定“将国家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制定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sup>[2]</sup>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全面开放,意味着国家对外政策要与国内经济建设相结合。因此,中国政府逐步放弃了具有“准结盟”性质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确立的“一条线、一大片”对外政策<sup>[3]</sup>。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的友谊与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sup>[4]</sup>这为中国对外政策指明了发展方向,阐明了基本原则,确立了政治立场。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明确而清晰的提出“中国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也不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的是争取世界和平,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sup>[4]</sup>由此,贯穿20世纪80年代对外政策的一条主线——“独立自主、不结盟”逐步确立。

## 2 “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末期的中国体育外交(1980-1984年)

### 2.1 抵制霸权主义:拒绝参加莫斯科奥运会

20世纪70年代,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推行的全球战略下,加快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步伐。苏联妄图以阿富汗为基地,来打通陆上通道南下印度洋,以威胁中东产油区并迂回包围欧洲,进而与其太平洋战略互应,最终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因此,苏联从1973年起对阿富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渗透,以实现其控制中亚枢纽的战略企图。在背后干预、间接插手阿富汗失败后,苏联于1979年12月27日晚采取突然袭击,空投大量特种部队迅速控制了首都喀布尔。随后8万多苏联现代化部队长驱直入,占领了阿富汗的重要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武装入侵阿富汗标志着苏联霸权主义扩张达到了顶点<sup>[5]</sup>。

古奥运会的《神圣休战条约》规定,如战争发生在

奥运会举行期间,交战双方必须宣布停战<sup>[6]</sup>。由此,奥运会奠定了象征和平与友谊的基础,对促进世界各民族间的团结与友好发挥了积极作用。苏军入侵使阿富汗遭到了极大破坏,给阿富汗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第22届奥运会原定于1980年7月19日在莫斯科举办,苏联在承办代表和平与友谊的奥运会时,竟公然违背奥林匹克宗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愤怒。1980年1月,联合国紧急召开特别会议进行讨论,通过了《要求外国军队无条件和全部撤出阿富汗》的决议,呼吁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sup>[7]</sup>。

1979年11月26日,中国奥委会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sup>[8]</sup>。正当我国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积极备战第22届奥运会时,发生了奥运会主办国对另一主权国家的武装侵略,严重违背了“通过体育运动,以促进相互了解和友谊的精神教育青年,以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美好与和平的世界”的奥林匹克宗旨<sup>[9]</sup>。有鉴于此,中国奥委会于1980年4月24日在北京举行全体会议,决定“只要苏联当局拒绝尊重奥林匹克运动的崇高宗旨,在5月24日以前不从阿富汗撤出其全部武装部队,中国将不派运动员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22届奥运会。”<sup>[10]</sup>同时,在苏联以外举行的各项奥林匹克预选赛,中国仍坚持派运动员参加,并一如既往地加强同国际奥委会的合作,为世界体育运动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拒绝参加莫斯科奥运会,是从不同侧面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种沉重打击。

### 2.2 重返奥运舞台:积极参加洛杉矶奥运会

1982年发生的“胡娜事件”,引起了中美间一场小规模的外交风波,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被迫停止了中美1983年双边体育外交。在距离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幕不到3个月,苏联突然宣布采取抵制,随后就有15个国家跟进,让美国处于艰难境地<sup>[11]</sup>。如何保证中国代表团能安全、顺利地参加奥运会,成为美国奥委会急需解决的头等大事。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坚定地表明了立场,中国奥委会主席钟师统电告美国奥委会,坚决拥护体育非政治化的理念,一定要重返奥运舞台。中国代表团的加入,让奥运大家庭充满了和谐与快乐,推动了比赛竞争的激烈与精彩,成为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砝码。

此届赛会是阔别32年后重返奥运舞台的首次亮相,对中国具有特殊的回归意义。在开幕式上,当中国代表团精神抖擞的步入会场时,雷鸣般的掌声不绝于耳,光临现场的全体观众起立欢呼,向正在崛起的东方巨人献上了热情的祝福。中国奥委会委员何振梁激动地说“52年前在这个城市,中国只有一个运动员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历史竟然会有这么奇妙的巧合,半个世纪后,在同一个城市,同一座体育场,我们的队伍已经壮大成了一支353人的大军。”<sup>[12]</sup>

许海峰实现了中国代表团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女

排精神让全世界华人华侨找到了归属,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授奖仪式上升起,高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在洛杉矶市回响,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和精神风貌得以展现。体育健儿在奥运赛场上的优异表现,改变了中国在西方国家心目中的形象,加深了西方人对中华民族的了解,引来了国际媒体的一片盛赞,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让炎黄子孙对祖国产生了更加强烈的自豪感和认同感。一次华丽的转身意味着多年的积淀、象征了蓄势的爆发、体现出内涵的彰显,通过体育外交使全国人民万众一心,让中国从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大踏步的迈向四化建设,走向美好的明天。1986年4月28日下午,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带着奥林匹克杯和勋章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亲自为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做出杰出贡献的领导和知名人士颁奖<sup>[13]</sup>。

### 3 “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初期的中国体育外交 (1985-1989年)

#### 3.1 参与南北合作:主动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体育交流

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邓小平将精力集中在国际问题与世界形势的理论研究中。在国际实力的比较与变化,世界经济的发展与趋势,科学技术的走向与创新基础上,他深刻剖析了产生的新问题与新矛盾,对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做出了正确的判断。1985年,邓小平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sup>[4]</sup>邓小平敏锐把握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抓住政治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将高度凝练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准确的告诉全党。1987年,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围绕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调整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关系。”<sup>[14]</sup>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反映了国际大局的根本变化和主要特点,为我国“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对外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和平与发展是国际关系紧密相连的两个部分,世界和平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基础与条件,各国共同发展则是推动世界和平的动力与源泉。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南北问题,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积极参与南北合作,加快了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

在南北合作框架内,在体育外交实践中,中国主动与西方发达国家在体育团队出访、体育科研交流、民间体育合作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友好的交流。在体育团队出访中:1986年7月18日-8月4日,中国女子足球队首次走出国门,前住意大利进行访问,先后参加了耶塞罗国际女子足球邀请赛和托尔托纳杯国际女子足球赛。1987年7月20日-8月4日,以李梦华为团长

的中国体育代表团访问西班牙,两国签订了体育交流合作协议。在体育科研交流里:1987年8月22日-26日,“当代体育教师和教练员”世界大会在联邦德国海德堡大学举行,国家体委体育科研所派代表参会,并做了专题报告。1988年3月18日-4月2日,中国体育科学考察团前往澳大利亚,对澳大利亚体育研发中心参观学习,双方签订长期科研交流协议。在民间体育合作上:1985年3月1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中国首届保龄球邀请赛,在比赛中使用的4条自动化保龄球道,是由日本民间提供全套设备修建完成的。中国奥委会主席钟师统、国家体委副主任徐寅生出席开幕式,并在交接仪式上剪彩。1989年6月20日-29日,中国登山队赴美国西雅图,参加中、美、苏三国联合训练,签订三国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决议书。

#### 3.2 推动南南合作:不断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体育援助

发展问题之所以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核心,根源在于长期以来不公正与非均衡的国际经济旧秩序,造成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导致了贫富之间差距的不断扩大。相对来说,北方国家发达富裕,南方国家贫困落后。如不解决南北方的不平等关系,若不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世界经济就难以形成良性的发展。所以,发展问题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更是整个世界的难题。

发展中国家要巩固国家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仅仅依靠南北合作是不够的,还必须开展南南合作。国家根本利益的一致,为南南合作创造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同时,发展中国家资源丰富,能互通有无,可相互促进,会解决许多实际问题。为了加快推动国际经济的均衡发展,中国从促进发展中国家自力更生的能力考虑,逐渐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援助,积极推动南北差距的缩小,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与繁荣。

在南南合作框架内,在体育外交实践中,中国不断增加对第三世界的体育援助,在援赠体育器材装备、援建体育场馆设施、援派体育技术专家等方面,给予了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在援赠体育器材装备方面:1985年7月4日,国家体委通过布基纳法索驻华使馆,向其无偿赠送了一大批体育装备。1987年3月18日,中国驻肯尼亚大使薛谋洪,在内罗毕代表中国向肯尼亚政府无偿赠送了价值约120万美元的体育器材<sup>[15]</sup>。1989年7月29日,国家体委通过中国驻外大使馆,将一批乒乓球器材和装备无偿赠予扎伊尔乒乓球协会<sup>[16]</sup>。在援建体育场馆设施方面:1985年11月9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肯尼亚访问期间,视察了中国援建的肯尼亚国家体育综合施工地,并赞扬这项工程是中肯两国友谊的体现与合作的结晶。在援派体育技术专家方面:中国采取体育专家出国讲学与体育教练出国任教的形式,进行短期与长期相配合的体育对外援助。

1985年3月11日-25日,中国排球教练员李耀先赴民主德国讲学。1987年11月16日-12月7日,国家体委派出两位运动医学专家,到民主德国传授中医针灸和指压疗法<sup>[15]</sup>。从1985年-1989年,中国共向发展中国家外派了325人次的援外教练员<sup>[17]</sup>。援建体育场馆设施被美誉“为非洲戴上了一条金色的项链”,体育援外教练被赞誉“民间大使”,中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肯定。

## 4 主要启示

### 4.1 该主动行使体育外交在限制霸权蔓延中的功能

体育是跨越国界的全球通用语,能被各个国家、各类民族、各种宗教所接受。外交是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手段,当体育与外交相结合时,就成为限制霸权蔓延、推动国家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途径。霸权主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不能被消除、也无法被消灭,只能被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与空间内。因此,推动和平力量的增长,主动行使体育外交的功能至关重要。

在战争与革命时代,霸权主义的表现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反对霸权主义的形式也比较尖锐,如20世纪80年代对奥运会的两次抵制行为,至今让人难忘。在和平与发展时代,霸权主义的伪装极其隐蔽、暗流涌动,反对霸权主义的任务依旧严峻,更加不能松懈。当今,奥运会、足球世界杯这样具有超强国际影响力的大型体育赛事,是主办国树立国家政治形象、促进民族经济发展、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成为各个国家竞相追逐的目标,也为霸权主义的蔓延提供了机会。参与竞选的国家为了达到目的,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同时,也使出了浑身解数甚至不惜通过贿赂等手段,来拉拢国际体育组织中的重要官员。而腐败官员则利用手中权利,通过暗箱操作等行使霸权主义,推动了不稳定因素的增长。随着信息传递速度的加快,一些贿选、违规等新闻被相继曝光,激起了民众对国际体育组织加快改革进程的迫切愿望。同时,国际体育组织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不尽合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相对弱势,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任重道远。世界杯足球赛不超过3年就要回到欧洲举办,美、英等发达国家已经举办过多届夏季奥运会,而发展中国家却为了主办国的争夺而不惜一切代价,这些现实都会促进霸权主义的滋生,无不让国际进步人士和民众担忧。因此,通过体育外交加深国家间的了解,促进国际话语权体系的平衡发展,增加大型体育赛事的竞选透明度,从而限制国际霸权主义的蔓延,将是中国体育外交的重要使命。

### 4.2 应积极推动体育外交去参与多边舞台的交流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冷战格局的特殊影响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大肆行使霸权主义,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遏制与制裁,中国体育外交参与多边交流

的机会十分有限。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体育外交的范围逐步扩大,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多边交流与合作,相继获得亚运会及奥运会的主办权,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提出与确立的初始时期,也是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起步阶段,推动了体育外交参与多边交流的扩大。因此,对这段时期体育外交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下,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事物中,仍以国家间的双边体育外交为主,并逐渐扩大参与多边体育交流的合作意识,中国领导人也开始重视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出具有感召力的声音。目前,中国人在国际体育组织的任职虽有所增加,但总体数量还依然不够,限制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建设性作用的发挥。当然,这有其一定的客观原因,如中华民族使用汉语交流,而国际主流语系以英语沟通为主,这种特殊状况为中国参与多边外交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所以,国外很多著名运动员在退役后,选择在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中任职,利用曾经的辉煌与影响,在多边舞台为本国争取利益。就中国而言,以往在国际体育组织中任重要职位的官员,大多数是学外语专业出身,而运动员出身的却十分有限,所以要培养极具影响力的运动员成为外交官,推动体育外交更好的参与多边舞台的交流。近年来,中国参与的多边交流机制有所增多,如“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亚五国合作机制”等,为中国体育外交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为了更好的融入国际、洲际、地区中去,中国要充分利用多边合作平台,积极推进体育外交的合作与发展,不但要在“南南合作”及“南北合作”框架内,加强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体育对外援助,还要在“走出去”的基础上加大“请进来”的力度和广度。这样,将发挥以面带全的辐射作用,形成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达成一举多得的共赢目标。

### 4.3 要充分发挥体育外交来促进中国和平发展的作用

体育外交在体育强国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对外关系事务中发挥着独特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国能较好融入到国际大舞台,体育外交的助力功不可没,根源就是“国之交在于民之亲”。当下,要充分发挥体育外交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创造更多的平台为中外民众友好交流,推动中华文化精髓远播重洋,让世界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和”与“合”,促进中国的和平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持续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壮大,国际地位稳步上升,国际话语权力量渐渐提高,成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发展中国家群雄崛起的态势日渐明朗,重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进程有所加快,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行动已硕果累累。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的国际号召力大幅减弱,便捏造“国强必霸”、“中国威胁论”等

谎言来混淆视听,以阻碍中国的良性发展。面对国际社会的深刻考验,中国政府郑重承诺“要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挑战与机遇并存中,中国以包容的心胸和开放的姿态,向世界表达出中华民族的真实信念。世界人民是友好的,中外交流是重要的。在“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下,体育外交将会为中外人民架起友谊之桥,促进沟通、达成共识。首先应加大请进来的力度,通过体育赛会、跨境民族传统体育节、青少年体育交流项目等,欢迎外国民众来到中国这个神秘的文明古国,亲身感受中国“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的优良传统,在沟通中了解中国文化,在交流中熟悉中国风情,在合作中成为中国朋友。同时要扩大走出去的广度,通过友好城市交流、体育文化节、体育对外援助等,让中国的体育外交大使走遍世界,宣传中国政府承担的国际责任,与华人、华侨保持友好的联系,使中外青少年成为学习语言的伙伴,将中华民族的文明成果与他们分享。这样,“修昔底德陷阱”就不会重演,以促进中国的和平发展,来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一些不明事理的周边国家也会明白,中国快速发展对世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世界人民将从中国更快发展中得到更多的红利。

## 5 结语

20世纪80年代是冷战对抗濒临瓦解的最后时期,深刻影响着时代主题的转变、中国对外政策的走向和中国体育外交的实践。中国体育外交顺势而为、迎难而上,搭建了融入国际社会的桥梁,加快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构。在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末期,中国体育外交表现出抵制与融入相结合的特点,既抵制霸权主义的扩张,也主动参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初期,中国体育外交表现出主动与合作相结合的特点,既主动参与南北合作,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体育交流,还增加体育对外援助推动南南合作的发展。此段时期,时代主题虽发生了转变,但中国对外政策始终以“独立自主、不结盟”为主线,引领着中国体育外交的具体实践。当下,中国体育外交仍要牢牢把握国家对外政策,构建形式多样的体育外交机制,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的体育交流,提升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话语权,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有效遏制霸权主义的蔓延,切实促进中国的和平发展。

## 参考文献:

- [1]周阿堡.萨马兰奇传[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23.
- [2]王荷英,戴志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外交政策的演进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8(1):61-65,71.
- [3]俞大伟,黄亚玲.20世纪70年代中国体育外交的历史回顾[J].体育文化导刊,2014,(5):189-191.
-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57,105.
- [5]曹祺,马敏.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历史原因探析[J].黑龙江史志,2015,(3):177-178.
- [6]刘欣然,李孟华,陈安顺.古希腊体育中的教育思想与实践[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5,(2):69-74.
- [7]箫声.虎鼠游戏——深陷泥沼的阿富汗战争[J].中国铁路文艺,2011,(9):4-9.
- [8]俞大伟,等.挑战与机遇:18年一个节点的中国体育外交“三部曲”[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0(2):18-21,57.
- [9]凌平.奥林匹克运动与世界未来的统一[J].体育与科学,1993,(6):16-18.
- [10]邵安伟.新中国参加夏季奥运会历史回顾[J].运动,2014,(8):13-14.
- [11]杨欢.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非政治定位——以第2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例[J].当代体育科技,2015,(13):178-180.
- [12]赵杰.1984,天使之城的奥运往事——一个海外华人亲历的洛杉矶奥运会[J].报告文学,2008,(6):26-55.
- [13]曹守和,赵玉梅,韩志芳.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研究[J].体育科学,2004,24(6):7-9,24.
- [14]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J].党的建设,1987,(11):3-23.
- [15]国家体委.中国体育年鉴1988[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11,52.
- [16]国家体委.中国体育年鉴1990[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24.
- [17]国家体委.中国体育年鉴(1949-1991精华本下册)[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466-468.